

印顺法师 佛学著作全集

第十二卷



华雨集（三）
华雨集（四）
华雨集（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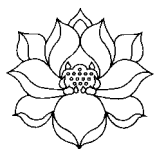


中华书局

印顺法师 佛学著作全集

第十二卷

华雨集(三)
华雨集(四)
华雨集(五)



第十二卷目录

华雨集（三）	（1——189）
华雨集（四）	（1——206）
华雨集（五）	（1——196）

目 录

一 论提婆达多之“破僧”	1
二 王舍城结集之研究	25
三 论毗舍离七百结集	40
四 阿难过在何处	58
五 佛陀最后之教诫	77
六 修定——修心与唯心·秘密乘	93
自 序	93
一 “心”的一般意义	94
二 修定——修心与心性本净	95
三 修定的四种功德	100
四 心性与空性·修心与唯心	106
五 如来藏·我·自性清净心	110
六 如来藏心与修定	119
七 “秘密大乘”与禅定	128
八 无上瑜伽是佛德本有论	137
七 读“大藏经”杂记	145
上编 藏经的部类、重出与异译	145
下编 杂附、疑伪与倒乱	166

目 录

一 契理契机之人间佛教	1
一 探求佛法的信念与态度	1
二 印度佛教思想史的分判	4
三 从印度佛教思想史论台贤教判	7
四 印度佛教嬗变的历程	11
五 佛教思想的判摄准则	19
六 契理而又适应世间的佛法	22
七 少壮的人间佛教	29
八 解脱道与慈悲心行	33
九 人菩萨行的真实形象	38
一〇 向正确的目标迈进	42
二 法海探珍	47
一 正法的本质及其体系	47
二 三期佛教概说	51
三 佛教的发展与判教	54
四 法身尚在人间	57
五 无常·性空·真常	59

六 融贯与抉择	62
七 中道之行	66
八 少壮的佛教	73
三 中国佛教琐谈	74
一 生	74
二 死	75
三 鬼与地狱	77
四 婴灵	82
五 经忏法事	84
六 放生	93
七 传戒	96
八 还俗与出家	99
九 供僧	104
一〇 拈花微笑	106
一一 付法与接法	108
一二 丛林与小庙	111
一三 横出三界	115
一四 带业往生	117
一五 隔阴之迷	119
一六 四句料简	122
一七 临终助念	124
一八 肉身菩萨	129
四 淫欲为道	133

五 佛法中特别爱好的数目	147
一 序说	147
二 教法	148
三 教典	151
四 人物与地区	153
六 辨法相与唯识	156
七 谈法相	161
八 苦痛与知识	176
九 道在平常日用中	178
一〇 谈佛法的宗教经验	186
一一 佛学大要	191

目 录

一 游心法海六十年	1
一 福缘不足·勉力而行	1
二 修学之历程	3
(一)暗中摸索	3
(二)求法阅藏	4
(三)思想确定	7
(四)随缘教化	15
(五)独处自修	18
三 治学以佛法为方法	27
四 对佛法之基本信念	34
五 世界佛学与华译圣典	37
六 结语	40
二 研究佛法的立场与方法	42
三 从复兴佛教谈研究佛学	55
四 南传大藏对中国佛教的重要	59
五 泛评周继武居士《起信论正谬》	63
六 《台湾当代净土思想的动向》读后	67

七	论三谛三智与赖耶通真妄	72
八	《昙鸾与道绰》阅后	85
九	读《中国历代佛教书画精粹》后	87
一〇	印顺导师访问记	89
一一	中国佛教的由兴到衰及其未来的展望	97
一二	访印顺老法师	110
一三	太虚大师传略	117
一四	太虚大师圆寂百日祭文	119
一五	我与东老的一段往事	121
一六	我所不能忘怀的人	124
一七	愿道老再来人间	128
一八	《摄大乘论讲记》弁言	130
一九	《守培全集》序	132
二〇	《菩提心影》序	133
二一	《慈航大师纪念集》序	134
二二	《异部宗轮论语体释》序	135
二三	《谛观全集》序	137
二四	《律宗教义及其纪传》序	139
二五	《地藏菩萨本愿经》序	141
二六	《华严经教与哲学研究》序	142
二七	《太虚大师选集》序	145
二八	《续明法师遗著选集》序	147
二九	序“世界佛学名著译丛”	148

三〇	《万古千秋一圣僧》序	150
三一	《竹云斋文集》序	153
三二	《松山寺同戒录》序	154
三三	《中国古佛雕》序	156
三四	为取得日本学位而要说的几句话	158
三五	致乐观老法师函	164
三六	答成元法师问	165
三七	答慧空尼	167
三八	答昭慧尼	169
三九	答苏建华居士	174
四〇	致陈永权居士	177
四一	答杨敏雄居士	182
四二	答张展源居士	191
四三	答曾宏净居士	193

一 论提婆达多之“破僧”

一

释尊晚年，遭遇到好些不愉快事件，而提婆达多的“破僧”，不仅威胁释尊的安全，而且几乎动摇了佛教的法幢，可说是最严重的事件。这到底是什么事？为了什么？《阿含经》与各部广律，都有提婆达多破僧的记载。提婆达多破僧，成了佛教公敌，当然毁多于誉。晚起（重编）的经律，不免有些不尽不实的传说，但传说尽管扑朔迷离，而事实还可以明白地发现出来。本文就是以抉发这一事件的真实意义为目的。

“破僧”是什么意义？僧是梵语僧伽的简称。释尊成佛说法，很多人随佛出家。出家的弟子们，过着团体生活，这个出家的集团，名为僧伽。破僧，就是一定范围（“界”）内的僧众，凡有关全体或重要事项，要一致参加：同一羯磨（会议办事），同一说戒。如因故而未能出席，也要向僧伽“与欲”，“与清淨”，僧众是过着这样的团体生活。这样的和合僧团，如引起争执，互不相让，发展到各自为政，分裂为两个僧团：不同一羯磨，不同一说

戒,就是破僧。这样的破僧,名为“破羯磨僧”;如拘舍弥比丘的争执分裂(《五分律》二四),就是典型的事例。这一类破僧,当然是不理想的,但并不是最严重的,因为各自集会,各自修行,各自弘法,不一定严重地危害佛教。这一类破僧,最好是复归于和合。在未能和合以前,佛说:“敬待供养,悉应平等。所以者何?譬如真金,断为二段,不得有异。”(《五分律》二四)不同的集团,都不失其为僧伽,所以都应受世间的供养。可是提婆达多的“破僧”,意义可完全不同了!以现代的话来说,应该称之为“叛教”。不只是自己失去信仰,改信别的宗教,而是在佛教僧团里搞小组织,争领导权,终于引导一部分僧众从佛教中脱离出去,成立新的宗教、新的僧团。这称为“破法轮僧”,不但破坏僧伽的和合,而更破坏了正法轮。这种叛教的破僧罪,是最严重不过的五逆之一。在佛教史上,惟有提婆达多,才犯过破法轮僧的恶行。所以现在的破僧研究,实在是提婆达多叛教事件的研究。

二

提婆达多是一位怎样的人物? 对他的身世、行为,以及在佛教中的地位,作一番了解,这对于叛教事件的研究来说,是必要的。提婆达多,异译作“调达”、“提婆达兜”;意译为“天授”。他出身于释迦王族,是“多闻第一”阿难的兄长。他与释迦牟尼佛,是叔伯弟兄(《五分律》一五),如从世俗来说,他与释尊是有着亲密关系的。提婆达多出身贵族,“身長一丈五尺四寸”(传说佛长一丈六尺)(《十二游经》),有“颜貌端正”(《四分律》四)

的仪表。释尊成佛第六年,回故国迦毗罗卫城,为父王及宗族说法,传说此后有五百位释族青年出家。与提婆达多一起出家的,尽是佛门的知名之士,如拔提王、阿那律陀、阿难、优波离等(《五分律》三,《根有律破僧事》九)。当时释迦族有这么多人出家,显然是受了释迦王子成佛的激发。释尊在广大比丘群的翼从中,受到王公以及庶民的礼敬;每一释种子弟,莫不享受了与佛同族的一分光荣。加上净饭王的鼓励,提婆达多也就敝屣尊荣,度着出家的生活。

出家以后的修学生活,如《十诵律》(三六)说:“调达于佛法中,信敬心清净。……出家作比丘,十二年中善心修行;读经、诵经、问疑、受法、坐禅。尔时,佛所说法,皆悉受持。”《出曜经》(一五)也说:“调达聪明广学,十二年间坐禅入定,心不移易,诵佛经六万。”从三学的熏修来说,提婆达多是着实难得的!他的戒律精严,是不消说的了!广博闻持一切教法,实与阿难的风格相同。特别是专修禅定,引发神通。他的学习神通,诸部广律一致记载。可能意乐不怎么纯净,怀有竞胜与夸扬自己的动机。但禅定与神通,虽不能彻底,也并不容易。神通要在禅定的基础上,加以方便修发,所以提婆达多,初夜后夜,精勤不息,经常度着禅定的生活。《西域记》(九)还记有“大石室,提婆达多于此入定”呢!可惜他不曾能以真实智证入法性,不曾能位登不退,所以会以一念之差而全盘失败!佛所以说:“戒律之法者,世俗常数;三昧成就者,亦是世俗常数;神足飞行者,亦是世俗常数;智慧成就者,此是第一之义。”(《增一含》四三·四)

以提婆达多的尊贵身份(世俗的见解,总是特别受到尊敬

的),加上精严的戒行、禅定、神通、博闻一切佛法,当然会受到在家出家众的尊敬。在家信众方面,他得到了摩竭陀国王子阿阇世的尊敬,是诸部广律的一致记载。如《四分律》(四)说:“阿阇世日日将从五百乘车,朝暮问讯提婆达多,并供养五百釜饮食。”(因为提婆达多与五百比丘共住)在当时,阿阇世王子的尊敬,可说无以复加,竟以为“比佛大师,其德殊胜”呢! (《根有律》一四)在帝国时代,得到了太子的崇敬,一般信众的观感,也就可以想见了! 出家众方面,尊者舍利弗就曾真心实意地“称赞调达”(《五分律》三),说他“大神通! 大威力”! (《铜铍部律·破僧犍度》);“大姓出家,聪明,有大神力,颜貌端正”(《四分律》四)。所以,当释尊常在西部——舍卫与拘舍弥,而提婆达多以王舍城为中心而展开教化时,成为佛教的一时标领,受到了在家出家众的崇仰!

三

《四分律》、《五分律》以及《铜铍部律》都说:当提婆达多弘化王舍城,得到阿阇世王子尊敬时,释尊在跋蹉国的拘舍弥城。等到释尊沿恒河东下,回到王舍城来,不久就引起了“破僧”事件。据各部广律的一致传说:提婆达多不满释尊而引起怨望,最初是为了向释尊“索众”,受到了释尊的呵斥。“索众”的情形是这样:“调达白佛言:世尊年已老耄,可以众僧付我,佛但独受现法乐住;令僧属我,我当将导。佛言:舍利弗、目犍连有大智慧神通,佛尚不以众僧付之,况汝啖唾痴人!”(《十诵律》三六)就文

义来说,提婆达多的意思是:世尊太衰老了!“为诸四众,教授劳倦”(《根有律》一四),不如将统摄化导众僧的责任交给他,释尊也可以安心禅悦,怡养天年。但释尊坚决地拒绝了他:舍利弗、目犍连那样的大智慧、大神通,还没有交托他,何况你这食唾的痴人!换句话说,要付托,也轮不到你呢!“痴人”,是佛常用的诃责语。“食唾”,《铜铍律》作“六年食唾”,意义不明。这样,不但没有满足提婆达多的请求,反而赞叹舍利弗、目犍连,使他感到难堪。“此为提婆达多,于世尊所初生嫌恨”(《铜铍部律·破僧健度》),种下了破僧的恶因。提婆达多的向佛索众,释尊应该清楚地了解他的用心,这才会毫不犹豫地严厉诃责。对于这,要从多方面去了解。

一、佛法并无教权:在一般人看来,随佛出家的比丘僧,受佛的摄导。佛说的话,总是无条件地服从,可说佛是无上的权威者。但真懂得佛法的,就知道并不如此。大家为真理与自由的现证而精进。法,是本来如此的真理,佛只是体现了法,适应人类的智能而巧为引导(或称为佛不说法)。人多了,不能不顺应解脱目标,适合时地情况,制定一些戒律。但这是僧团发生了问题,比丘或信众将意见反映上来,这才集合大众,制定戒条,而且还在随事随时的修正中。大家为了解脱,自愿修习正法,遵行律制。所以在僧团中,有自己遵行的义务,也有为佛教而护持这法与律的责任。这是应尽的义务,根本说不上权利。僧伽,实在不能说是权力的组织。就是对于犯戒者的处分,也出于他的自愿。否则,只有全体不理他(“摈”);或者逐出僧团了事。在僧团中,佛,上座,知僧事的,都是承担义务,奉献身心而不是权力占有。

所以没有领袖,为佛教僧团的惟一特色。《中含·瞿默目犍连经》里,阿难充分阐明了这一意义。佛在《长含·游行经》中,说得更为明白:“如来不言我持于众,我摄于众,岂当于众有教令乎!”所以,如提婆达多为了释尊年老,而发心承担摄化教导的责任,这应该基于比丘们的尊仰,而不能以个己的意思来移让。如误解释尊有统摄教导的教权而有所企图,那是权力欲迷蒙了慧目,根本错误了!向佛索众,怎么说也是荒谬的!

二、助佛扬化的上座:释尊晚年,摄导众僧的情形,究竟怎样呢?释尊是老了,如阿难说:“世尊今者肤色不复明净,手足弛缓,身体前倾。”(《相应部》四八·四一)腰酸背痛,不时需要休息。释尊的摄导僧团,事实上有赖于上座长老的助理。从经律看来,奉佛的教命而为众说法,或奉命执行某项任务,主要是阿那律陀、阿难、舍利弗、目犍连。阿那律陀,也是佛的堂弟,大阿罗汉,天眼第一。可惜他的肉眼有病,不能多承担为法的义务。释尊晚年,也可说从阿难出任侍者(释尊五十六岁)以后,佛教就在内有阿难,外有舍利弗与目犍连的助理下,推行教化。阿难重于内务;而一般的教化,游行摄导,都是舍利弗与目犍连同心协助。这里且引几节经文来证明。佛说:“此二人,当于我弟子中最为上首,智慧无量,神足第一。”(《五分律》一六)又说:“舍利子比丘,能以正见为导御也;目犍连比丘,能令立于最上真际,谓究竟漏尽。舍利子比丘,生诸梵行,犹如生母;目犍连比丘,长养诸梵行,犹如养母。是以诸梵行者,应奉事供养恭敬礼拜。”(《中部》一四一;《中含》七·三一)释尊对于舍利弗与目犍连的功德,对二人的教导学众、陶贤铸圣,赞誉为如生母与养母一

样,那是怎样的器重呢!经上又说:“若彼方有舍利弗住者,于彼方我则无事。”(《杂舍》二四·六三八)“我观大众,见已虚空,以舍利弗、大目犍连般涅槃故。我声闻惟此二人,善能说法,教授教诫。”(《相应部》四七·一七;《杂舍》二四·六三九)这是二大弟子涅槃以后,释尊所有的感叹。僧团中没有他们,显然有(空虚)僧伽无人之慨。有了舍利弗,释尊就可以无事(放心);没有了他,又非释尊自己来处理不可。这可见二人生前,在僧伽中所有的地位了!某次,舍利弗与目犍连,与五百比丘来见佛。声音吵闹了一点,释尊叫他们不必来见,到别处去。后来,释尊又慈愍他们,让他们来见佛。释尊问他们:我不要你们来,你们的感想怎样?舍利弗说:我想:“如来好游闲静,独处无为,不乐在闹,是故遣诸圣众耳!……我亦当在闲静独游,不处市闹。”释尊立即纠正他:“莫作此念!……如今圣众之累,岂非依舍利弗、目犍连比丘乎!”目犍连说:我想:“然今如来遣诸圣众,我等宜还收集之,令不散。”释尊听了,赞叹说:“善哉目犍连!众中之标首,惟吾与汝二人耳!”(《增一舍》四五·二)从这一对话中,看出了释尊是器重二人,而将教诲圣众(僧)的责任,嘱累他们。内有阿难,外有舍利弗(目犍连),觉音的《善见律》,也透露这一消息:“时長老阿難言:除佛世尊,余聲聞弟子,悉無及舍利弗者。是故阿難若得(衣、食、藥)……好者,先奉舍利弗。……(舍利弗說)我今應供養世尊,阿難悉作,我今得無為而住;是故舍利弗恒敬重阿難。”彼此相敬,内外合作,在释尊衰老而不胜繁劳的情形下,使僧众清净,佛法得迅速地发展开来。所以从表面看来,释尊统摄的僧团,部分责任,在阿难与舍利弗、